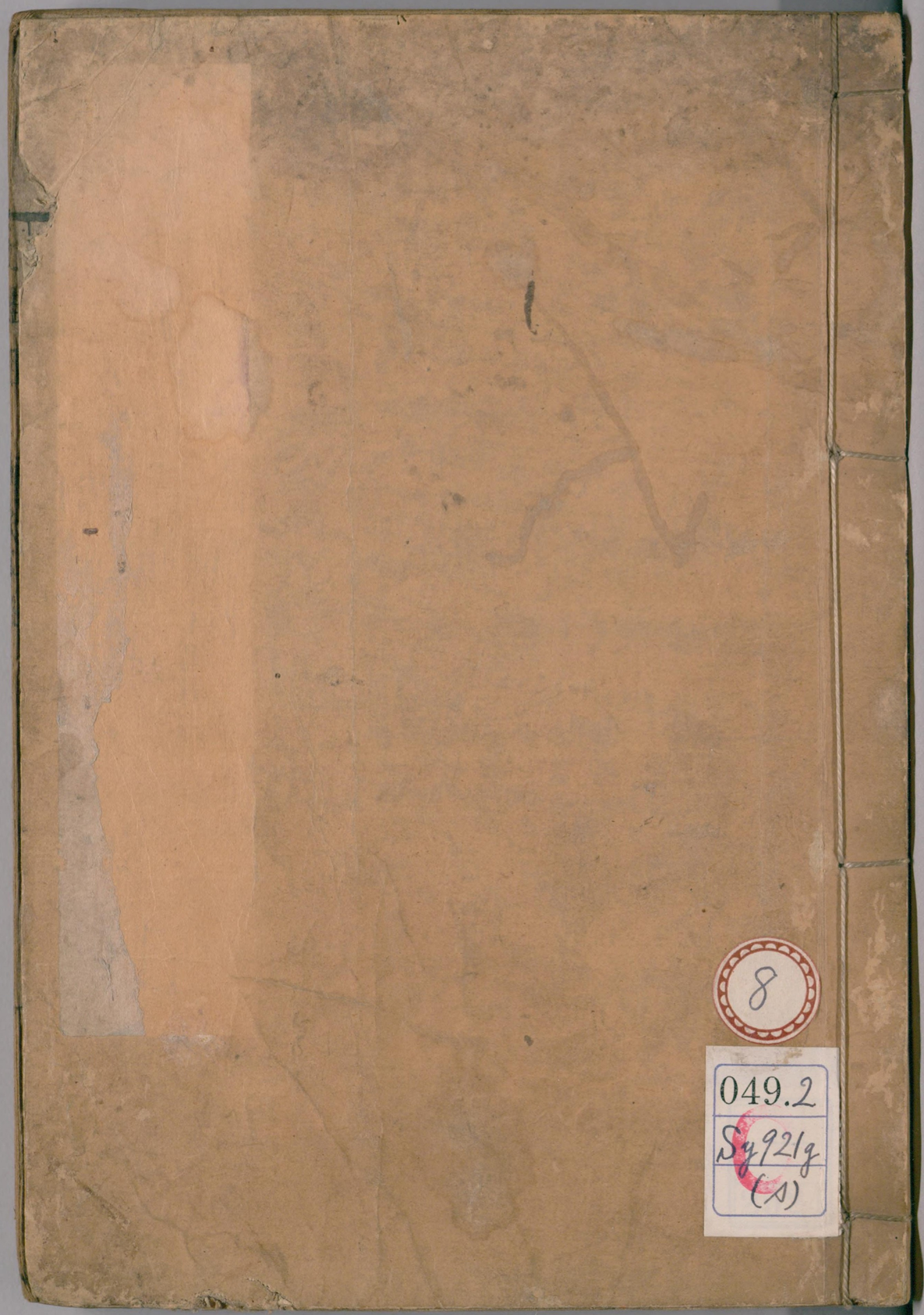

8
049.2
Sy921g
(s)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049.2Sy921g(s)

五雜組卷之十五

事部三

陳留謝肇淛著

古人君即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曆之頒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朝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爲後人遵守而不能非有絶世之資獨斷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以爲口實不亦寃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一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爲戲耳高宗二十年中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政自牝鷄出矣漢武宋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

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應多不過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與焉夫元者始也人無一始帝無一元而況十數乎我　國家列聖相承惟於即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蜀王衍年號相同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

國朝永樂則張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賢方臘已再命之二十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德之號而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　武皇帝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　興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復令改州此亦華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爲其易犯也梁蕭王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同　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今上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　御諱也而　皇太子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慎重於初乎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　國朝雖無諱例而亦有一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與　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賢愚異類二不便國有大小遂啓爭端三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委裘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朔參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朝帶之亂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再復於　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天行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　國朝親王而下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贍

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爲四民之業一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一十萬食租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懷不肖之心親不韙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士而常鬱鬱有青雲無路之歎至於不肖者貧困者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far象賢矣衍玉牒不許入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之好盜詐僞有司以二尺繩之大辟以上奏聞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國朝立法太嚴無論宗室即駙馬儀賓不許入仕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

於矯枉過正者矣卽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浙江石人爲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爲奸也然弊孔蠹實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毫而不見其睫可乎　祖制既難遽違而積弊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徂以畿輔良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主之後卽居甲第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揮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爲林下繆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妳姆閽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已都尉反俛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驩心稍不如意動生讒間近日如冉都尉與讓可鑑也冉都尉所尚主乃　皇貴妃之女　上素所鍾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妳媼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恃宮中愛寵時與齟齬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

門故事中門非妳媼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
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誶語都尉乘醉擊之翌
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
毆之幾死　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棄
衣冠從間道歸里　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
其父母爵祿廷中大小臣工力諫俱不報冉既
自歸　上怒不解謫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
今半載尚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
得善處之方而妳媼一老宮婢遂能煬灶蔽明

熒惑主聰一至於此蓋牀第之言易入浸潤之
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褵隳其愛舉朝之
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昔之史乘所載
若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
炙足以違詔王偃倮體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
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
冉蓋不幸而遇其變耳
牝雞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聖之開基國祚
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妲褒姒之一敗況其它乎

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慊焉知後世必有以
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曌遂斬唐宗
其始不過以色舉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至此
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戀戀
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開能保其無
始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　國家之制少主委
裘權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
三代而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爲最光武太宗次之宋
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
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伊
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翦業而
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
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未稍不終蓋
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
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
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
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宗

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亂乎

我　朝若　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　仁宗之寬厚　宣宗之精勤　孝宗之純一　世宗之英鋭　穆宗之恭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　宣　孝二主尤極仁聖眞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爲王振所誤致北狩之變後又爲石亨徐有貞所誤致奪門之慘迨武功竄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巳巳之變翠華陷虜而却迴壬寅之變　聖躬被弑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佑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

之警關白楊應龍之桀驁而折箠撻之不煩再
舉至今　吉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警
固知　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
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己出
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
近侍窺伺　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
是懼蓋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
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

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　上初年生殺予
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
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乂安比隆成昭而
國家元氣不無斷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
情起復殛竄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
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鷙而難犯江陵器小而
易盈故嚴之老死牖下識者猶以爲幸而張之
功辠自當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勘合則苦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內豎之柄北任戚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讋服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乖崖謂衆人千言不盡寇準一言而盡江陵有焉而末節驕奢縱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塡塹刊木廣狹如一所至廚傳列竈千計外藩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鎣爲河南方伯禮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絰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而鄭挂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致千金賄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嗾觀察趙思誠齮齕之先大夫聞即挂冠歸里而後撫楚者爲枌榆至戚猶以擅離職守參奏致仕蓋當時之風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

弟子南嶽上眞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爲玉京
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宸明皇
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二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
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
萬乘之稱從黃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
其後會昌既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
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
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
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
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又安而世之
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即士
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
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昔本不祥反古不智是
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
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單閑則假道學以行其

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禔身齊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爲伯夷之清龔黃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臺諫言事自其職掌然近來紛囂往復求勝不已可惜此白簡不用之觸邪而用之聚訟也其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位何傷若楊屯慈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二名譽不章識見謭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救之勢以自固其位小之視已如見肺肝亦何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諄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況又鵝湖之唾餘乎至於李材止脩之說益汪且腐矣夫道學空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爲江彬所排隘進退去就一力可以割斷而濡滯忍耻夜對池水欲吞泪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時抗雷霆窺嶺海間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賞身窺閩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新建又不知隔幾麤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所過郡邑騷然騷動矣古者諸侯王三載一朝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征求無藝

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下田者至於供億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　上大婚所費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萬有奇潞藩之出閤費五百餘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餘此皆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

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爲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增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

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二日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為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感望愈宗亦猶人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迫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為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僞耶則當顯僇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呂蒙智謀其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青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為阿蒙不為雲長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王云然當壯繆興而朱侯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笑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悲衆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大士變相

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謂大士豈得爲女既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相則有情識婬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爲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在泠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真武即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宋避諱改爲真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鎮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絶無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效之纍纍千百好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王以後遂爲立祠大著靈異其人復過庵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爲鬼憑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興人崇信之即本神未必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落荒祠不可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無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褚陌之焚無祈禱報賽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穢雜矣蓋愚民徼福者多求則必謝冥褚酒果相望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醊腥羶爛然充庭計所宰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萧公此皆著有靈應受朝廷勅封者萧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爲神閩中有拏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太祖戰鄱陽時一檣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眞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子美陳子

昂皆以拾遺訛爲十姨儻然婦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人禍福故没而爲神余攻林氏生宋哲宗時而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太尤吾郡人尚鬼而好巫者醮無虛日至於婦女所嗣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里媼村嫗之屬而强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之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難困阨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即有紫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倡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出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眞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即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鋪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嬲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

嘗無也

世傳箕詩亦極有雀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十數事既至讀其詩不成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宅白又以事十則筆久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雀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雀詩相贈且後來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雀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游戲一日弊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況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時居家當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厨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既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

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殺特殺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豢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使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鵝鴨成羣肉食自若宰殺皆紋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冤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悋於用財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祀先薤客無不殺牲之理即受地獄之報吾亦且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之說非始

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又可笑也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縉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　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鏡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官苞苴千萬梱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漏網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橫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摧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蟲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即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腳跟牢踐實地則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

公尚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己獨知之謂陰德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謂之陰德節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陰德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即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爲惡自不可爲何必計較報應壁言如奸盜詐僞即律所不赦良民不爲也懼死而脩生惑矣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貴而驕佚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即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況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苦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一君皆非眞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識既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婬妄語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哉

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二生公案詩云川上清風非有著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一子緣何事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

不爲屠黃二君誦之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
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
想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
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
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卽天地不能違也而
況於人乎

人有死而爲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
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日如海瑞趙用賢林
俊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也劉
聰爲遮須國王寇準爲涔拱王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爲狐
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爲之醫治居數日
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
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戶相毆擊垂死則道
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
一事而言者指之爲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爲

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二三年間此弊爲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去夫朋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勢成於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而牛不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況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眞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堂其爲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亦當酌而察之如烏喙參朮擇其輕重而適其

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术一半烏喙有不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此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八番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滅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爲所啖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猿母鬼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也宋宣和間里耆見於宮禁中此自是亡國之徵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出入者大約妖由人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謂無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太中永巡按浙直時爲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羸瘵竟謝病歸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魈閩廣多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攘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耳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慈菇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留有餘以還造化亭不盡以遺子孫即半取之何害俯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奢家累巨萬而鄧文不相識邀奢共食布列殊品奢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奢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筯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欽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亨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

姓租稅動輒蠲免此貧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嘗此貧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即安車食肉有千金之產原不爲過蓋不必強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餘皆有羨餘何至敝車羸馬懸鶉疏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愈厚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諸葛武侯身致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古人之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斂厚積者無論已一二位列三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三千入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尚之以爲高吾以爲與貪者一間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貪者害物而矯者不然容物亦一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
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
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博
陸任矣而晩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
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
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
人裙蔽之二品之禄豈不能捐數鐶置一布帳
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
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卧布
被青絁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
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
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纖嗇之態欲併
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爲伯夷之清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清不過
一味自守絶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
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黄叔度汪汪若千頃
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易耳澄之

不淸此地位難到也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廉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爭分文之末寬者汪汪千頃而悁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嘗糞掃門賢者希聖入神而不肖者至窮奇檮杌此非有生以來一定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謂人皆可爲堯舜吾終未敢以爲然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誘訓迪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第僅僅一樂正子猶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剏爲義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內六合之外無物非義理之

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滅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無而理則無有無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解而愈窒礙矣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爲三害武后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外傳爲三慶鄉有惡人其宅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爲慶又豈橋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毀體即洪水猛獸未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剝爲聲上多以爲飯貪吏以要結爲事上多爲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近名故也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妬婦殺人不死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奬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

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碓剉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忍便加以人世所無之刑使之寃楚叫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

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黥杖絞斬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爲之說使之驚懼而不敢爲惡此亦子產爲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張湯杜周周興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刹得以爲政其濫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奇檮杌兇淫暴戾者即入之地獄而出其惡猶不改也小

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卽求人肉其子泣諫毋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猪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檠箍一呪能使心猿馴伏至宛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

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嬾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荊釵蒙正等詞豈必眞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怪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眞情也富貴貧賤非眞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琶則絶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爲獨冸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諺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昼

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名以淨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云矣然元瑞既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永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胸中枝蔓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扳水遭難無不大哭失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倏而爲主倏而爲臣榮辱萬端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能官前職有不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真憂愁不過一時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前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過爲道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過爲國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憂爲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既寬山林皆樂流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牖下

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亦惑之甚乎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眞堪一棒打殺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矣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止則將相不足必爲帝王帝王不足必爲神仙神仙不足必爲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外方爲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用二錫字謂宜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畀姓眞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巽之犬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授廢立命題者其貪奪情之嘻庸之與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爲戲謔之惟恐不足而爲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畏之色是尚可立於天地間乎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談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冰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樞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夠資次洪武初吾

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其省試事卑歸家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至文成以主政丁艱家居方閑即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午則常熟瞿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首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別擇一人使知

貢舉部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審不許對謹對十對其六以上即合格矣　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而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令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箋而加五判二場增策四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皆

似太多風簷寸晷力不能辦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書義三經義二亦有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擇今則俱榜出不敢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閱卷者亦以初場爲主也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爲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端楷無訛者居首以便進御宣讀也相傳惟羅脩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形墀上上命人錄之另謄以進隆慶戊辰　上初即位

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二甲卷中隨意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擢爲第一羅素不善書卷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之所賞乙之所嫉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必不盡同矣甚可怪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

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宜公之鑑猶無定若此況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賦詩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之後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之士爭首帖耳勤帖嘆之不暇矣所謂變秀才爲學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　國家始爲不判之典且唐宋尚有雜科而　國家則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節登上第取華膴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使成劣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　國家何故而以是爲進賢之具也宜正以前尚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近來即鄉薦登九列者亦絶無而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人材薦辟之途斷所當開而用人資格亦當少

破拘攣可也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即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官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尚參用外秩如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楊一清以太司馬張聰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顓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太學士原詞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既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可兼學士乎唐宋以前出爲郡守入則兩制即詞林亦未嘗撰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爲之已拘矣又以內閣必詞臣可入不見　祖宗故事耶近來枚卜之典言官媒媒論列欲循內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議更耳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爲郎則知古者鬻爵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時始賣至二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

窘而爵之濫可知也
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
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
子弟員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言
也民家白丁目不識字但有餘資即厠衣冠之
列謂之俊秀大都大學之中舉貢十二弟子員
十二而此輩十九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家惟
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
善賢士之關翻爲納汗藏穢之府制度之最失
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自邊餉之乏也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繁也司農
司空惟以鬻爵爲良策矣蓋損富室有餘之財
以佐官家不時之需事亦甚便而紈袴子弟捐
囊橐之腐鑠博進賢之榮秩又何苦而不爲至
於用度窘急之日當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今
之弗從每加貶損以示招徠故一時赴募雲集
響應雖足以供目前之緩急而於國家設官命
爵之典亦稍褻矣今　文華武英二殿中舍動

踰數百而鴻臚光祿一手之屬亦皆以百計繙
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
何而其取償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形白簡
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
行也

五行祿命財賦生官故多譬之家可以致貲然
余里中嘗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
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
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遊梁家
徒四壁立非貲官而貧之故事乎衆爲絕倒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即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
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
告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
半而十二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
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
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僱募也然亦異矣轉
眼至於武皇遂至搉酤算緡海內虛耗今天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爲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他司農司空之屬各項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庫支猶告匱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至於礦稅之使四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罘其取利無所不届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眞不可解之事也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絲粟之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弊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常居其半焉　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每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部適　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二十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眞可笑也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

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鏹置辦者皆京師大駔積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三以啗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寅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溷亂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貴者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然曰中曰內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恩始爲國子祭酒宋童貫爲樞密院使官至太師甚矣我　國家之制內臣秩止四品而其後如王振劉瑾頤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目中至無天子然王甫一休沐歸舍司隸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孤雛腐鼠耳

唐宦官典兵柄廢立自由矣鄭朗自中書歸李敬實衝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策小將衝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內監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體貌常優即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也但力不能耳我　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內監小豎揚揚馳馬交臂擊轂而過前驅不敢問輔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救宗伯爲二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幷上聖明爲答內使而罷之然地既禁近人復衆多聲勢煊赫動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簽內監幾罹不測賴廷臣力爭　上怒始解李止外謫然亦百年來罕見之事也至於外藩採金搉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衛數百人建牙吹角一與制府等郡縣大夫莫敢與橫行也雖其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

一二耳

宋吳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榷稅之繁重若此　國家於臨安滸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榷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首蹙額幾於斷絕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譏關之任者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柰何必以繭絲爲能而務浚民之膏血也

國初各省有鎮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依違而已蓋我　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憑左右撥置一二駔棍挾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民如徽之程守訓揚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爲鷹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

衆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天下不怨肉使之捨赴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宰之肉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鴈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賈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堂僅以身免其黨二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戢矣高寀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一諸生之父廷杖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寀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極力救之且以軟語哨諸生乃散而寀虐燄遂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爲首時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寀者余友人王武部宇爲首寀康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迺入北太學避之遂啓高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高宗在閩閭縉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二三人耳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旁門醜然自附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爲賢明亦可羞也蓋吾郡縉紳多以鹽莢起家雖致政家居猶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閹宦作一不爲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二尺許樹官門外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至　英廟時王振專恣遂毀其牌末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者內官俱離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呼所屬公侯伯遇諸途無不迴馬避之倒置甚矣自　世宗革諸鎮守內使之權勢大減余官兩都曹郎即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至閩閩稅使高寀欲縉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橫皆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在南都守備內臣遇大閱之時必據中席而太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內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　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釀成之輔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二楊輔政時王振鼠伏不敢動及徐禧王祐輩逢迎諂媚以保富貴於是振之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汪直疏其十罪西廠即日報罷可謂易於發蒙矣而劉尹等繼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閣臣從中主之閹豎環跪啼泣彷徨無計　上心幾移矣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以授之卒妻天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階之厲也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覓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
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
皆下田又使蠶恐民力不給今日然則君有
何策曰某見冬閒農隙無事不若移今此時養
蠶宜爲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
月何處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
伏惟安置恭惟周禮禁原蠶而閩廣之地桑經冬
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冒爲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
造橋冒大書昭執一字其人白云令是執照令
作昭執仍漏四點冒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
之乃爲昭熟産金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
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
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
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再黥之頗
爲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參政曰
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

乎

唐蕭炅不識字嘗以伏臘爲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稱蹲鴟蕭以爲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鏁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偸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輙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閧傳爲笑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潤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己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二冬無髭鬚人恠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父冏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尸宛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鑿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廣有所私午後輒出

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慮歸見之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趴開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道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述字彥思甚庸劣從子侯疾甚危篤述往候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其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工識者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之當險峭處悶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相視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等並入選何因言無典古曰此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邯鄲墨三百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

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卒挾布橐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命開橐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

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足怪乃令其婦出

劉義慕對營道侯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慕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椀爾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待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
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
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
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
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
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絶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黄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
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
已在道中鐸謂從事曰黄巢漸以南來夫人又
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
黄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
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
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
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

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貢者見葵花不識問主人人紿之云名一丈紅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又有貴老爲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黄耇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爲笑

宋王琪張亢俱在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目之爲牛琪枯瘦亢目爲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絶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彦國女弟也濶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爲樞密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晩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
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千子由
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
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
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
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一塚
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
餓死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
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
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
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庾翼與其兄冰書曰天公憒憒無復皁白近
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
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
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鴛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
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熟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

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髓入水却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試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刺史駐已理請閱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葅庫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干侍官幕下計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節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
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
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
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
日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纔輩無處消破耳
有客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
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椀右槌胸奉上伏望鐵
心肝人留納
有一措大言志云我平生不足惟飣與睡耳
它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龕率每對文士不曉其
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
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
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絶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
之謂曰汝愼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
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孩
啼旅思慳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
對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
暮猿啼呂四妻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
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二半與周贊羣
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二半與周贊之句移
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
周贊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日望趨府群寮
無與立談者廣贊贊不言一日晨衙群寮談詩
廣起於坐曰鄭廣雖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
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
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噱
商則爲廩丘尉值縣令多貪一日宴會起舞
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來
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
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
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
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
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
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
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
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
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灾科民畜雞云不惟去
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尅期令民悉呈所畜羣
雞既集紛然格鬬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
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爲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
官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敬問

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歐者對來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鶉脯曾怒其嫚已遂與之絶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隹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隹死者皆逃歸矣一去不返是以知其隹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慙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上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云牲備身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乃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

顧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
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
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
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
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
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
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
同在使幕或幾年董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
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皐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
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
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謁頔爲襲
師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
其舉措以戲調一旦因舞鑾於通衢而貫休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忽墜糞光庭連呼太師太師數珠落地貫休曰
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
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
江曰先生籯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
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
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翫謔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
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
句云既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
久爲啓齒
李茂眞子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
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
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
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
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

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大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開一大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東坡謔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冒蒲盆蓼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號云不要閒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見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晩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歛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衣冠齊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

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羑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覓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隣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門有扁乎妻曰此無竇然前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紿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

徐至琳側其囊纍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卧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矣植于土焉繫于樹便訖左顧而

覩其矢曰危乎流矢矣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大糞汚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孃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一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艴然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子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髣髴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一元十二萬歲爲一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對曰臣爲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囿羊牡者好鬬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閹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即活矣素問出何書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

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卑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言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皁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謝後聞知恭生白箱擎一破幞頭餉恭曰知深慕高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顏兄得道一如洪崖寰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徽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拖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戲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拖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

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

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劉敞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對太象如何劉曰要見太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聞而歎曰既爲馬嘿豈合驢鳴荆公禹玉厥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須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顧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文書爲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
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
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
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悔以爲古遂以
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
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
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筆也蓋先孔子又
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
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周
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
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
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
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
裘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乎於
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
聞者嘖咋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

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何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再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一令作卓校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窗外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遂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

曰誤誤我固伯也

白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爲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自判不竟送案尋于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

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驚廝踢溫公不諭其戲曰驚廝踢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多所雌黃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遣呼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誚之曰有客遥來自吉州姓名桃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車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歌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聞者無不絶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顧質

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押得虱乃日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叩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飯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綿絮爲腳先吃冷淘後吃飯飽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字乎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漢真士書都下閧然傳以爲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燄許人入州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車斤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齎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

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詔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賁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頸抓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按之而出猶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為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宛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

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
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
有一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
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
睡連作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
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
敢言而敢怒叔黨記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
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齊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
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
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蠭之日火燎平
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杵文山效之作黑賦
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
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予之望巫陽遠山
過南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咏江南春千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升庵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

毛耳

唐蘇晉頲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絶倒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爲河南司隷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録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

大笑爲別市猪

王聖美爲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即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膈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世況四臟乎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爲臺臣所摘謂祗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三官

舜命乃爲詩曰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乞升老而娶妻涂氏爲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爲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乞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在涂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忽忽聚散鴛鴦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點心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有善謔者謂之曰以泉罐對油筒宜見黜落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堵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宋樞密文及翁宜詠雪爲百字令詞云沒色沒

臂雲時間做出暖天暖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荊公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于嘲之常呼爲妳母承之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

來許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謫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十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黃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又曰姓王靜佯愣良久仰看屢曰南皮佐史惣姓王

唐裴佶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

退朝深嘆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飰爲飯佶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骴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强道邊樹有骨骴者車撥傷是豈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

聞見奉酬一不知許否蝦蟇能鳴豈是頸項長竹
亦冬青豈是心中强夫人項千瘿如許大豈是
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
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
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眞伯樂曰何也對曰其
隆顱趺目眥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
馬好跳躑不堪也子乃止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于東都買得
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
園今乃袁德師樓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贐賂每
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
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
帖供給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
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
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相顧莫知
所爲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何似客

曰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
吏問每二十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二五千驛吏遂
欵送耳

有親隣人夫婦相諧和著夫自郊歸見婦吹火
乃贈詩曰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裏
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俟夫歸告之曰妾見隣
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
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
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作詩曰吹火

青唇動添新黑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茶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
賞賜違意者即彼屠割嘗閒暇訪得解嘲人召
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云水惡
鳥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辯錯大悅又
令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
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至戟門
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云爲是偏攜
更命五十屯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還路

逢一知識問何處得此綿絹具說其事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曉即詣門言極善解嘲黒闥大喜令引之適一獼猴在庭命嘲之曰獼猴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黒闥已恠猶未之責又一鴟飛度復令嘲之因云老鴟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又云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答曰綿絹割兩耳只有面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黒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閑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硃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愧謝遣之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高敖曹嘗爲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
圍棋開曇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
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
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腹河凍水生皮
唐元宗逵爲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逵
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逵初到
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即得亦不
須道逵買云君家自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
爲口實
有人以釘鉸爲業者道逢駕幸郊外平天冠偶
壞召令修補訖厚加賞賚歸至山中遇一虎臥
地呻吟見人舉爪示之乃一大竹刺其人爲拔
去虎銜一鹿以報至家語婦曰吾有一技可立
致富矣乃大署其門曰專修補平天冠兼拔虎
刺

五雜組卷之十六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s)

ガラス使用